

鹿馬傳

廖沫沙



7.8
70

广东人民出版社



鹿 马 传

廖沫沙

广东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历史小品。

这本写于四十年代的历史小品，取材于古史中一些著名故事。作者以文学笔法，随意点染，以古喻今，讽喻当时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些小品寓意深刻，形象生动，情节动人，语言流畅，读来引人入胜。

鹿 马 传

廖沫沙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5印张 1插页 63,000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0册

书号 10111·1277 定价 0.34元

目 次

离 殷	1
厉王监谤记	14
咸阳游	21
鹿马传	34
陈胜起义	41
曹操剖柑	49
凤兮，凤兮！	58
后 记	94

离 殷

商王帝辛，大家都叫他纣王。“纣”就是暴虐和狡诈，专作坏事的意思。他即位以后，暴政越来越多：老百姓穷苦得要命，他偏要加税征工，在朝歌城中起造一座长宽三里、高一千尺的鹿台，上面修筑宫殿，召集一班流氓恶棍，终日驰马射箭比拳斗兽；天下到处闹饥荒，他偏偏搜刮天下的粮食，囤积在巨桥的粮仓里，名曰“公粮”，其实一粒粟米都不拿出来给人吃，让那么多粮食在仓里面发霉；老百姓穷苦得连裤子都没有穿，而他却收罗天下的珍奇宝玉锦衣美食，藏在宫中，说是“统制物资”、“平抑物价”……久而久之，“酒池”也出来了，“肉林”也出来了。老百姓饿得皮黄骨瘦，商王却和他的宠幸奴才、嫡系家臣，终日大吃大喝，长得肥头胖脑。

商王的坏事愈做愈多，虽然他善辩饰非，作的尽是坏事而说的尽是好话，可是天下汹汹，那里能长久骗得下去呢？老百姓怨声载道，野心的诸侯也逐渐离心，局面越来越糟。他

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如三公中的西伯昌（后人叫他做周文王）、九侯、鄂侯；王族比干、微子、箕子；大臣祖伊等等，他们起初是装作不见不闻，后来不能不过问了，就替他包瞒掩饰，说那是怪不得商王的，坏事全是他下面的几个坏蛋，象费仲、恶来之类的人作出来的，再后来也暗中向商王淡淡的劝谏几句，可是商王总不管，坏事还是作，暴政还是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骗局拆穿，人心离散，甚至连“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老天爷为何不收掉他啊，干脆同他拼命吧——这样的话，都在老百姓口中嚷出来了。

王公大臣们一看，情形不对，心里忧急得很，说开个会商量商量吧。

二

可是正当他们开会的时候，有人来报告了，说是商王也知道人心不稳，现在发明了一种新刑法，可以镇压叛乱。

“是什么刑法呢？”胆怯的九侯问了。

那报告的人自己并没有看见，只听见宫中出来的人描述：这是从东海一个什么两面国传来的新发明。据说是用一根碗口大小的铜柱，搁在炭火上炙得滚烫，然后把犯人拖来，剥去鞋袜，驱赶他到这上面赤足走过去，走不到三五步，就跌到炭火中去了，拖起来又叫走，走了又跌下，直到这犯人活活的烧死为止。说这叫作“炮烙”之刑，是看见蚂蚁爬在铜斗上给烫得乱跑，才发明的。

大家听到此地，不免心惊肉跳，胆落魂飞。九侯向鄂侯

道：

“你说要去和他廷争，这怎么争法？不待开口，他就要叫你站到那玩意儿上面去了。”

方面大耳，白胖白胖的西伯昌，一向是沉着机警、不声不响，却往往出奇制胜的。他忽然问道：

“姐已看了这炮烙怎么说呢？”姐已是商王的宠妃，商王是最听信她的话的。

那作报告的人，想了一想，忽然记起，忙说，这“炮烙”的名称就是姐已定出来的。据说第一次试用，是由她剪彩，她看见犯人们在铜柱上踉踉跄跄，象喝醉了酒，她就大笑，说是“真有趣”。

西伯昌点点头，口中呻吟：“惟妇人之言是用——只有女人们的话，他才听得进耳。”

大家一想，果然不错；但是怎么能使那位“第一妇人”的姐已，肯向商王说一句半句好话呢？这就难了。

大家老是在姐已身上打主意，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妥善的办法。而这时恰恰有一个奴才模样的人进来，他是来催请九侯回家的，说是女公子吩咐，已经过了中午，侯爷应该回去吃补药、睡午觉了。

人们听了，不免暗暗地赞叹。不知是谁，在人丛中赞了一声“贤女！”大家都点头称是，假如是这样一位贤女去服侍商王，是多么好呢？

西伯随身带来的一个秘书，名叫闾夭，推推西伯的臂膀，轻声说：“试试吧，就是她。”闾夭是主张女人治国论的，

因为据他说，女人大都爱好和平。可是西伯却狡猾地笑笑，低着头不声不响。旁边有一位大臣，名叫祖伊，他看见西伯藏头露尾，很不痛快，就站起来说：

“刚才有人说，九侯的令媛是个贤女。何不就请九侯把这位贤女进献到宫里去，相机说句好话，岂不大事定矣？诸公以为何如？”

大家哄哄嗡嗡，对这个提议纷纷讨论一番。

“是谁？谁说的？那，那怎么行？”九侯的脸直红到脖子，摇动着他的秃头，表示不赞同。

无奈这时候已经众意所归，接着有好几个人：有大臣、有王族，都起来发言，无非说此一善举，九侯实在义不容辞，如果能够慷慨应允，可以救生灵于涂炭，置朝廷于衽席，为天下之所共仰。……

九侯皱皱眉，无法推辞，一场大计，就此定了。

三

可是九侯的贤女进宫不到几天，忽然传出祸事，说商王把她杀了，并且连九侯也被传进沙丘的宫中去了。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好象在王公大臣们的头顶打下一个焦雷，大家闷声不响地过了大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出来探问消息，交换意见。一向主张去廷争的鄂侯，现在更坚决了：“这种时候再不出来讲活，就不行了。”他说他要去力争，至少先把九侯救出来再说。没有人敢阻拦他，他叫人套上马车，翘起一部黑胡须，怒冲冲的向沙丘宫去了。

鄂侯这个勇敢忠诚的举动，深使一般王公大臣受感动；王子比干就决定，如果鄂侯不行了，他要继之而起，以性命相争；神经衰弱的箕子，听到这个险恶的消息，就目瞪口呆，饮食不进，好象有些精神错乱了；也是王族的微子，双眉深锁，要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能挽救殷商的天下，也不流血；有贤达之名的商容，他平日是主张和平商谈，不要操之过激的，这时就闷声不响，向着桌上的一大堆龟壳骨片发呆，好象要从这些骨片上的弯弯曲曲的字迹中，寻出一个中间路线来；性情激烈的祖伊呢，他就想：商朝反正是要完蛋的，让它快些完蛋吧。只有西伯昌不动声色，正关着大门，在家里推算他的八卦，要设法把八个卦演成八八六十四卦，一生二，二生三，作为他的一个大发明。

不料正在他推算得出神的时候，忽然有人砰砰砰的敲门，进来的是一个高长大汉，满腮胡须、一脸横肉的人。姬昌一看，就认得他是时常来访问的崇侯虎，商王手下的一等亲信。就连忙把排好在桌上的八卦一推，站起身先打个哈哈，说：“您这么晚还光降，是要来喝一杯吗？”他知道崇侯虎是嗜酒如命的。

崇侯虎对他桌上的一堆八卦牌斜看了一眼，阴沉地笑笑，然后说：“你还有这样的闲心思弄这个玩意儿吗？”

姬昌一听就知道他是来探看动静的，赶忙收敛脸上的笑容，摇摇头，忧戚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表示自己毫无主意，也没有什么动作。

可是他想错了。崇侯虎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好，你叹

气，叹气就是失望，失望就是怨恨，怨恨就是造反，……他在阴谋异动，靠不住。

“来啊！”姬昌叫他的听差，“拿酒来，把干鹿肉切一盘给崇侯下酒。”

他们喝了一阵酒，崇侯虎醉醺醺地站起来，拍拍姬昌的臂膀，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清早，有人送来更骇人的消息：九侯被商王斩成肉酱，鄂侯被商王切成碎块，现在把这些醢醢正在分赐各王公大臣，请大家吃一口。

姬昌大吃一惊，知道情形不妙，赶忙吩咐儿子伯邑考捆扎行李，准备连夜离开朝歌，逃回西岐去。

可是行李只收拾了一半，逻卒就来敲大门了，西伯姬昌和大儿子伯邑考被押上囚车，门外的邻居们听见那押运官吩咐赶车的：开到羑里去。——羑里是一个有名的大监牢，专门监禁政治犯的。

四

杀的杀了，关的关了，所谓三公——西伯昌、九侯、鄂侯，都已经完蛋，接下来是改组政府。商王命令费仲和恶来两人接替三公的职务。他们两人，一个善谀，专拍商王的马屁，而且出奇的贪；一个爱说别人的坏话，苛刻异常，专寻岔子。他们一登台，真是天下纷纷，象落进了无可挽救的深渊。

崇侯虎也升了官，为南方之伯，得专征伐，扫荡叛乱。

据说西伯姬昌的被困，就是他去报告商王的。亏得姬昌请他喝了几杯酒，切了一盘鹿肉，所以他只说出姬昌摇头叹气，有不满的表示。

怎么办呢？比干邀同祖伊和微子，说要去强谏。

祖伊摇摇头，说：“这是没有用的，他哪里肯听你的谏？”微子呢，低着头不响，比干却很坚决，他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你们难道怕死？”

“去就去吧，”祖伊很直爽，“可是这是最后的一次，恐怕也不能有下趟了。”

微子也说：“好，且去看看。”于是就决定去了。

祖伊说：“不多邀几个人一同去？”

比干很赞成，提议先去找箕子。但是箕子正在精神病发作，不知是真的疯了，还是别有怀抱的装疯，见人就胡言乱语。祖伊看了，呸一口痰，说：“这家伙真是疯得怪，偏偏在这种时候疯了。”

又去找商容，因为他是贤达，据说百姓们喜欢他，况且一向温和，商王也待他很客气。可是商容却包着头躺在床上，说是害了重伤风，头痛欲裂，医生不许他出门。

结果只剩下比干、祖伊和微子三个人慷慨出发。

五

三个人到了沙丘，先在驿馆中会商，如何措辞，如何进谏。祖伊嘴快，先提一句：“假如大王把我们和九侯、鄂侯一样的看待呢？”

“死就死，反正谏也完，不谏也完，怕他什么？”这是比干的回答。

微子想了一想，才说：“不会的，我们不过几个文人，比不得九侯、鄂侯，有封土、有兵权。试试吧，死马当作活马医。”

商量已定，就驱车向沙丘台进发。这是商王的避暑之地，狗马奇物、野兽飞鸟畜养得很多，好象一个大动物园。里面林木参天，浓荫匝地，男男女女的奴婢，成日在里面游乐。有名的酒池和肉林，就是在这里。一进大门，就觉得酒香扑鼻，醺醺然，象是醉了。

远远望见商王，在一片草地上，和一群男女脱光赤膊，在角力摔跤，满身的力气，似乎无地发泄。他看见比干、微子和祖伊三个走过来，就嚷：“来，来，来，脱下袍服，参加咱们的一份。”但随后又自言自语：“不行，都是文绉绉的，站在旁边看吧。”

说完就角他的力去了，好象没有他们在旁一样。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可奈何，憋着一肚皮的话，站了好一阵，都没有机会开口讲话。留下呢，觉得实在无聊；走吧，这一次来，所为何事呢？

祖伊很不耐烦，终于先开口：

“可以停停吗？有话要说。”

“你说吧。”商王的两只粗膀子，扭住对手两只同样的粗膀子，正在静静的扭结不开，彼此不相上下。

比干看看他，没有生气的意思，就说：

“西伯昌，是个好人，他忠于王，……”

“我已经把他放了，你们没有看见？”商王这时一使劲，把对方扭倒了，叉着双手，看对方在地下打滚，不觉满意地笑笑。

这倒是出于意料的好消息，情形实在好转，三个人不觉同时“呀”的一声，惊叹起来。

“不该放走他么？”商王似乎很惊愕。

“好，好，真是天王圣明！”他们连连躬身点头。

“并且，”商王一面穿上他的衣服，一面说，“我还给了他弓矢斧钺，不少的外国武器，他可以扩编军队，他可以专任征伐，永为西伯之长。”

三人觉得很惊奇，漫天风云，为什么一会儿散了？可是商王继续说：

“他很好，献了洛西的一片地，送来几个女孩子，还有驯戎的马，有熊的驯，他只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我也答应了。”

“啊，啊。”三个人都满意地笑了。

祖伊想起西伯昌曾经伐密须、灭耆国，也是个野心的军阀，并且他阴险，就说：

“大王其仁如天，不过天乞殷命，这样大的权力交给他，可不知道他怎么样？”

“假人元龟，无敢知吉，我也觉得大王的心肠太好了。”比干补足说。

商王觉得他们这是当面嘲讽，受不了，有些生气，睁眼

问道：

“那么，你们说，是我放错了？”

“也不是，”微子慌忙替他们解释，“只是不合先王之道。”

“什么先王之道？”商王瞪眼看看他们，显然很不高兴。

“就是度天性、修教法，淫虐要为天所弃。”比干热血沸腾，觉得这是满腔倾倒的时候了。

“你说我现在是被天所弃了，是不是？”商王渐渐觉得怒气冲上来。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比干滔滔地说下去，“现在民心是怨极了，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老百姓就知要吃得饱，吃不饱，住不安，就生怨恨；‘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这是他们流传众口的话，大王应该听听。”

“是不是说他们要造反了？”商王追问一句。

“今我民罔不欲丧，——都愿意拼命了。”比干这样回答。

商王的鼻孔“哼”了一声，咬咬嘴唇，似笑非笑的问道：“你们知道圣人的心，有几个窟窿眼儿吗？”

他们愣住了，不知道他这一问有何用意，低头想想，只好回答：“不知道。”

“不知道？”商王又问，“不是说圣人的心是有七个眼儿的吗？”

比干回答：“有这种说法，可不知道是不是。”

商王道：“要看看吗？你就是圣人，书读得这么熟，不

是圣人是什么？——来呀！”几条壮汉应一声“有”，向前三五步，挺胸直立的站成一排，象几个怒目金刚。商王吩咐道：“我要看看圣人比干的心，有几个眼儿。你们先把他的衣服给剥了。”

壮汉们立刻动手，把比干的衣，从外褂直剥到汗衫，然后一边一个，挟住他的两条膀子。

“刀呢？”商王喊。

一个武士果然随身拔出一把尖刀，晃一晃，对准比干的胸。

“把他的心取出来！”

一转眼，比干的胸腹开了一条阔口，血如泉涌，比干的脸色象一张金纸，变成了蜡黄，横眉瞪眼，但已经说不出话。

祖伊和微子好象身触雷电，满口发苦，两腿瘫痪得往下直沉，然而木立不动；眼前是一片模糊，朦胧间看见比干身上的血，象雨一般漫天盖地的喷射，顷刻间成了一片血海……

六

倒还好，祖伊和微子总算回到了朝歌城，并没有人拦阻他们。

两个人回家躺了三天三晚，才恢复神志，辨得出白天和黑夜。

再隔了三天，惊魂稍定，又听说箕子也被囚了，商容也

废了，革除官职，在家中“读书养病”。

“唉，唉，不行了，得找微子去。”祖伊叹着气，就去找微子。

他在微子的大门口碰见太师疵和少师强，轻手轻脚地走出来。

“微子怎么样啦？”祖伊问。

太师疵只摇摇头，拉住少师强快步走出去了。

祖伊直进内室，看见微子面色惨白地坐在那里沉思。

“怎么样哪，微兄？”

微子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祖伊心想：又叹气，西伯昌不是叹一口气，几乎丢了脑袋？但是他问：

“您准备怎么办啦？”

微子沉吟了片刻，才开口：

“只有离开的一条路了。”

“对，我也要走。可是您往哪儿去呢？往南往北？往东往西？”

“刚才太师疵来过，他说，要救商存殷，只有西岐。”

“您还救商，怎么救法？九侯的女儿、比干的心，都送给他了，还有什么方法劝得他醒？”

“不是劝谏他。”

“是啊，劝的一条路是绝了。不是劝谏，那就是反。可是西伯哪儿是造反的人呢？”

“也不反。”

既不劝谏，也不造反，还有第三条路吗？祖伊睁大眼

睛，觉得惊奇。

“西伯是可以救商存殷的。”微子说。

“唉，唉，他吗，他和纣有什么两样呢？而且他滑头。”

微子不响。

“你且说叫他怎么救？”祖伊又问。

“譬如他起兵来。”

“亡商？”

微子摇头。

“那么，灭纣？”

微子两眼望着他，似乎等他回答。

“那不行，灭了一个纣，难道没有另一个纣出来？我看姬昌就是一个纣，他比纣更阴险。”

微子突然脸色大变，站起来横他一眼，掉头不响了。

祖伊觉得话不投机，失望之极，就说声“再见吧”，走了出来。

再过了三天，祖伊听人说，微子出走了，太庙的乐器，也随同太师疵和少师强失踪，还有太颠、散宜生，大批的人都离殷西去。

他知道他们是投西岐去了，只笑笑，他说：“好，你们要救商，看我来亡商吧！”

这一晚他也走出了朝歌城，往泰山去了。不久就传说祖伊在东海造反了，于是殷商的人心更加惶惶，一会又传说西周的兵也渡过孟津，向牧野进发。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于香港